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

李双 张忆 主编

红
高
梁

李丹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2 034 0286 1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中篇小说

红高



李丹 编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GDM 37 / 35 26

(京)新登字 137 号

红 高 梁

李 丹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思达印刷包装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5.125

字数:382 千字 印数:1—3000 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47-9/I·136

定价:11.00 元

总序——

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

谢冕

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的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

本世纪七十年代的终结大抵宣告了文学桎梏的终结。从那时开始算起，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一般被认为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刚好十年，要是推行到现在，也不过十数年。可以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与“五四”新文学那十年所做的至少并不逊色。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传统的接续，特别重要的是，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记录了一个悲剧时代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精神经历的心灵刻痕。

中国新文学这一个崭新的阶段，依然以充分意识到时代使命的浪漫情怀为导引，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以义无反顾的进取姿态，向着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汲取养料。不长的时间内，我们高效率

地弥补了与世隔绝状态下文学的缺失与匮乏。这情景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短短的十年中间，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里有仿效，有借鉴，更有吸收与展延。

参照和互补很快地改善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不良状态，自由创造的禁忌消除之后，文学有效地调整了与世界的差距。大一统的格局结束了，代之以多元共生的繁复驳杂的秩序。各色各样的作家，各色各样的流派和风格，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奇观。

中国文学似乎怀有某种紧迫感，仿佛要趁着本世纪太阳尚未落山的时节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文学的确有感于谬误诱导的异变所造成的损失，它以先于社会的自我完善作出补偿。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文学消除了长期的蒙羞。当然，较之“五四”最初十年的鼎盛气象，我们以未曾拥有一批文学巨星而遗憾。但诗人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争取人性和恢复人性的时代。从文学中走来了平常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泥浆和血污，他们是真的人，拒绝了神的光环，也挣脱了鬼的诱惑。

尽管依然有着某种世俗的金钱和权力施加的暗影，尽管依然有着摆脱思想枷锁之后的无节制、随意性、游戏态度，以及肤浅、浮躁、乃至远离高雅的鄙俗化，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座智慧、勤苦和才华垒积的精神圣殿。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二度辉煌。

有了丰富多采的文学，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淘汰，这种淘汰显示文学竞争的严酷性。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文学史的记录，再就是选家的择取，乃是实现这一严酷性的常规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相当丰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实绩。选家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选家严峻的慧识会生发出文学接受和消费的积极影响。若是说，创作是生产，批评是鉴定，那么，选本则是集结和留存。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于畅春园

总 前 言

幸蒙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们编选这套纯文学丛书。年余时间来，我们虽然紧张努力地工作，仍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祈祷不要因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给本丛书带来太多的缺憾。当然，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激励着我们鼓起勇气。这冲动和愿望源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美丽人性的渴盼和呼唤——在经历了“文革”空前绝后的荒唐和可怕的沉寂之后，仿佛春雷辽远而深沉的回声，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与解放的福音，是多么温暖地抚慰着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

而今回眸，如果以《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十余载光阴倏忽已逝。现代以来，中国文坛除了“五四”新文学近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哪一个年代能与新时期的生机与繁荣媲美。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发展轨迹上有惊人的一致。1918年周氏兄弟，一位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提出“人的文学”，一位以创作呐喊“救救孩子”，代表了新文学肇始以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力倡为主潮的特色。随后，新文学从两大方面发展。高张人的大旗，抨击封建思想的启蒙文学，继续肩起社会历史的重任艰难前行，并由此而诞生了许多不朽名著，如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曹禺先生的《雷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茅盾先生的《蚀》等等。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它的认识、教育作用之外的审美作用，也得到许多作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建设出发，西方各种文艺流派、思潮，被新文学建设者们热

忱而匆忙地加以介绍、效法，并形成与以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文学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向二十世纪的中国奉献出《围城》、《边城》以及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诗等杰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其实，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两大倾向，不论“为人生”抑或“为艺术”，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方式和道路不一样，才生出许多论争和矛盾。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看到，“为人生”的启蒙文学重在为人生，而“为艺术”的文学重在艺术地为人生；人生，是其不可或缺的根本。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容易蜕变为概念化的宣传品；艺术地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成为文字游戏，徒有“艺术”而没有人生。

那么，对照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在七十年代末坚冰渐融，阴霾始散的中国，“伤痕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丰采崛起于文坛，诗人们迸着受愚弄的血泪宣告“我不相信”；激烈的反叛，锥心的梦醒，求索的迷惘和彷徨，都是为了追寻那消逝已久的人的感情和人的尊严。固然，新时期文学旗帜上“人”的大字，在初期并没有六十年前那么醒目，那么意气蓬勃。但它是坚韧的，我们感觉到少了外在的躁动，而更多不可阻遏的力度；它的土壤已不象六十年前那么纤细和单薄，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丰沃。它甚至没有虚饰和标榜，不屈地以自己的实绩冲破茧缚，生衍壮大。

当然，正如新文学初期那样，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作家们在仓促之中，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热忱满怀地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可以说，这一个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先天的不足，存在着艺术形式上的粗糙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等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得到有意识的克服。随后，朦胧诗的价值获得了公认，“寻根派”小说，林林总总的诗歌流派，不依循三一律的戏剧，以及各种作品所表现出的自由形式和奇特内蕴，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五彩缤纷的局面。如果用惯常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八

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坛在现实主义文学革新深化的同时,各种其他文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吸收。七十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出的追求艺术形式美的微弱信号,此时终于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
尽管新时期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没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明确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本身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它是以“为人生”开始而向“为艺术”过渡的。所谓“为人生”,就是偏重于、寄厚望于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文学中“社会问题小说”相似。这样的文学,是把它的存在置于社会的和类的需要之下的。历史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对“为人生”文学的需求,必然随着条件的消失而转向“为艺术”的文学。而在向“为艺术”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个体的自由凸现出来,有时候出现本末倒置的纯形式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无法摒弃人,摒弃人本精神。“为人生”首先应该是“艺术地”,才具有文学的特质;“为艺术”必须从人出发,才不会异化艺术的目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人本主义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是拜金主义的。我们既不认为这是现实,也不希望这个论点成为现实。的确,今天是纯文学面临危机的时代。商品大潮似乎具有冲击一切的魔力。甚至于,有人以“玩文学”为时髦。我们认为,文学当然应该具有可“玩”性,因为审美首先是感性的;但文学不等同于胡编瞎侃,也不是滥情泄欲的工具。“玩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它不“玩”的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纯文学是诚挚而忧郁地关注着人生的,是美丽而动人地表现人生的,是艺术地为人生服务的,那么,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危机呢?

从“五四”到现在,尽管经受了不堪回首的断代,障碍重重的阻隔,但可敬可佩的文学家们没有放弃做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可否认,“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创的全新事业,在其后的数十年

中,也由继承者们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一些感奋人民,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都是新文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只是在“文革”十年中,受极左毒害,新文学的生机才被彻底扼杀。而一旦迎来结束“文革”的春天,它便迅速地新生了。我们遴选出的这些佳作,就是新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断言,正如现在人们离不开商品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一切都看成商品。迎着新世纪曙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饱经沧桑的文学,是植根于民族苦痛中血与泪的文学,也是为自由意志而呼号抗争的文学,我们期望并坚信它必将发展成为真正美丽的人的文学!

李双 张忆

一九九三年夏于北京花园村2号

编选者前言

新时期文学中期，时间上大略是1982~1986年这一段。要从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中仅仅选取三十余万字，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总体上看，中篇小说在经过了成就突出的起步阶段之后，继续蓬勃发展。作家们不仅继续注视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的现实生活，更将目光投向人性深处，投向更高层面的文化世界。在这一时期，中篇小说的艺术形式呈多元发展，文本价值的追求也比较突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开始形成。限于篇幅，我只能抱着深深的遗憾放弃了许多艺术价值毫不逊色于入选作品的佳作。而且，艺术品的生命力，往往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检验，才能较充分地显现出来。所以，我的选择是否准确，也只有留待时间来评判。

在选编本书时，还有另一个问题困扰着我。那就是，一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和它的影响力之间的不谐。当然，许多时候这两者是统一的。但也有这种情况，即小说发表之初，引起了较大的社会轰动，可过后不久，就被读者迅速遗忘。对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依循这样的原则：不管这部小说是否引起过轰动，尽可能地从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出发进行选择。还有不少作品，从某一角度看它是杰出的，或者，作品的某些方面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然而，当把这部作品作为一个审美整体来看待时，它的某些缺陷就比较突出。对这类作品，我只好割爱。

选入本书的八部中篇，我认为是这一时期中篇创作的杰出代表。《红高粱》的奇特感受力，《黑骏马》的真挚和流畅，《祖母绿》的细腻动人，《那五》的浓郁京味，《天狗》的乡土温馨，以

及《井》的冷静与深情和《军歌》的宏大气势，每一部作品，都以自己无法取代的魅力和特色屹立于当代文坛。至于《棋王》，这部巴金先生称道“起点很高”的小说，带给读者的信息是全新的。在我们欣赏作者老练的笔调和叙述手法时，我们还会发现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所洋溢的诗意，绝不比我们已知的和熟悉的那些少。最后，我想说，尽管我做出了努力，但仍然深深地忧虑着我编选失当会给作者和读者带来损失。

李 丹

1993年8月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顾	问	冰	心	萧	乾	严文井	杨宪益
荣誉主编		谢	冕				
主	编	李	双	张	忆		
编	委	陈利民	勾承益	谷声应(常务)			
		李丹	李海燕	李双			
		李亚东	刘忆芬	刘勇(常务)			
		阮航	荣挺进	王森			
		向万成	辛作良	徐建川			
		张忆	周星				
特邀编审		樊发稼					

目 录

总序	谢冕 (1)
总前言	李双 张忆 (1)
编选者前言	李丹 (1)
棋 王	阿 城 (1)
那 五	邓友梅 (38)
天 狗	贾平凹 (79)
井	陆文夫 (126)
红高粱	莫 言 (183)
黑骏马	张承志 (255)
祖母绿	张 洁 (313)
军 歌	周梅森 (375)

棋 王

阿 城

—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蠢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

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令人担心。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要不，让你车、马、炮？”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地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跑，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的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象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

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象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拚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

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要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要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象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哪位不服，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象，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轶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奇，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个同学倨傲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